



【非虚构写作】

做一个幸福的听众

□许振宁

我到省图书馆借阅图书期刊,有感于浓厚的读书氛围,曾写诗《图书馆一瞥》:“满架的堆积/丰盛的大餐/饕餮的人儿/带着饥馑的年华/涎着梦想/拿下期待/摩挲/轻掀/一场精神的旅程/佐以想象/心灵甜点/微风拂过/花香悠悠/牧歌天然/忘却了时间……”

此前,我曾向鲁图捐献早期红色文物“银粮券”,因故未收,转捐济南市档案馆,得到证书表彰。自“大众讲坛”创办后,与之缘分更深。从2006年3月开讲到现在十几年,我是常客,退休前除单位加班和个人身体不适,绝大部分讲座都能去听,有些还是割舍了其他事情。听讲受益颇多,互动频繁,还曾于2013年3月在“大众讲坛”七周年庆祝会上,受李勇慧副馆长邀请代表听众作发言,可以说是一位忠实的粉丝。我不知道李馆长为什么选择我,可能和我积极参与、提问、交流有关系吧。一期结束,总是期待下一期的精彩,讲坛成为我业余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幸福因素。

根据每周的预报,听讲座前我会查找相关资料,做些“预习”功课,以便听讲能较透彻有效。我听讲会专心做笔记,互动环节积极探讨问题,质疑观点,课下有机会也要和专家交流思想,是互动最多的听众之一。有些问题提得有一定深度厚度,会受到专家学者的点赞,李馆长也曾称赞我是“很有文化的人”。那年山东大学一位研究民俗的教授讲“节日里的信仰”,互动时我引用诗人余光中的《乡愁》一诗,认为节日民俗成为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,和有形的物质遗产一样会有浓重的乡愁感,使人“望得见山,看得见水,记得住乡愁”。专家给以赞扬,稍后他在《齐鲁晚报》发表文章中用了“乡愁”作为标题。当然我的问题有的较肤浅片面,专家也能包容,耐心解答,解疑释惑。

多年参与讲坛受益颇多。我觉得没有精神升华的小康不是真正的小康,讲坛正好提供了可以期待的营养丰富的精神“佳肴”。这里有传统文化、学术研究、家庭教育、养生保健,不一而足。这里的学习研究氛围浓,观点虽有碰撞而话语温馨包容,我还和有些嘉宾建立了联系。如当年山东大学一位历史学教授讲演“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”,我和嘉宾互动,赠我一本《中国历史评论》并签名,过后去办公室咨询问题,他又赠我一本珍贵的创刊号作纪念。无功而受禄,时间长了,我才不好意思到办公室继续领书。又如2016年7月听了铁流老师讲《国家记忆》传奇,我向他请教了几个问题,他赠我这本书,互留联系方式。以后我曾几次打电话请教几件事情的细节,他在青岛很忙,仍然详细解答,指点资料出处,促我写成了三千多字的文章《红色记忆永流传》发表。

我喜爱收藏“大众讲坛”卡片,相对大海报,我们称之为“小海报”。你看,32K硬纸片(202期之前是软纸),汉隶“大众讲坛”(后期改为印刷体)古朴典雅,旁有期号,下有嘉宾照片介绍、讲座简介和此期时间、下期预告,底色偏蓝似灯光灿烂,设计精美,成为系列。每期再请嘉宾签名,或工整流利,或龙飞凤舞,或

个性张扬,有的嘉宾还留有通讯方式(电话、微信、电子邮箱)和个性名言。

如221期嘉宾孙敏强教授给我签上庄子名言“物物而不物于物”,其实后面还有“念念而不念于念”一句话。我回去查找资料,理解了意思是让物为我所用,而不是让物成为主人,去支配我们;让人的思想和情感保持纯净,不被纷扰和困扰。这样的名言我烂熟于心,促使我去阅读《庄子》。还有嘉宾喜欢用红笔签名,如224期的张士闪教授,专门准备一支红笔,独出心裁,很有意思(也有用黑笔签名的)。他研究民俗,这是民俗讲究还是个人习惯?还有做客“大众文艺讲堂”的张荫松,签字写有“向您学习”等谦卑语句。而368期嘉宾韩文义主任医师还在“小海报”上附有自己的名片,希望和听众联系,方便就医。著名学者马瑞芳教授两次做客“大众讲坛”,第一次讲《红楼梦》时,我没有得到签名,第二次她讲《西游记》里的孙悟空,讲完后正要离开,我上前请教了两个问题,她简略解答后,我顺便请她在“卡片”上签了名,而且一签三张。我是在场听众中唯一得到马教授签名的,很是高兴。第279期“老外”嘉宾澳大利亚著名作家罗伯特·楚用英文签名特别简洁,跳跃熟练的线条很是潇洒,这也是他写作与演讲的个性,正如介绍中说他风格“深受天鹅河和印度洋的熏陶”。“大众文艺讲堂”中的主讲嘉宾孔新苗老师,签名只有几条波浪跳跃的短线,更是潇洒有趣,他讲美,字也真“美”。这些中外嘉宾个性签名卡片如同作者签名著作一样珍贵,我收藏了很多,洋洋大观,摆出来可以放一屋子。

还有个别卡片印刷颠倒重叠的,如同错版钱币邮票一样,有趣味性,也蛮“珍贵”的。如2014年5月“大众文艺讲堂”第7期刘晓鹏老师讲《当代流行音乐欣赏》,有一张卡片头像和介绍文字印刷倒了,还印上了别的文字,我看后赶紧拿来收藏。这是不是唯一一张,我不知道,不过总算收藏卡片中的小插曲。我还收藏《大众讲坛》十五辑,回头再读,仍有韵味。我喜欢收藏,还将继续下去,这种收藏也是幸福的体验。

另外有一次年末讲座后,按号发放大红对联和大“福”字剪纸礼品。有一位三四十岁的听众来得晚没有号,却要求工作人员也给他礼品,这当然不会得到满足,工作人员跟他反复解释,听众在旁劝说,他仍然不听,还吵闹,有升级的可能。我领完礼品看到这种情景,就主动送给了他,他没再说什么就离开了会场,避免了一次可能不愉快的纠纷。当我要离开时,主持人任老师叫住了我,又从室内给我找到对联和福字,我执意不要,任老师反复劝说,我才收下,他说很感谢我。

“十年磨一剑”。我愿用这段话来表达对“大众讲坛”未来的美好祝愿:“朱自清在著名散文《春》中,写春花‘红的像火,粉的像霞,白的像雪’,我们愿专家讲座百花争艳,姹紫嫣红。白居易诗‘日出江花红胜火,春来江水绿如蓝’,愿大众讲坛创造‘绿如蓝’的百年品牌。”

想做一个幸福的人吗?到省图听讲座去!

(本文作者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,济南市作家协会会员)

【局域网】

树的温度

□张儒学

树不但增添了城市的景观,还散发着城市的温度,温暖着许多生活在城市里的人。

无论是街道两旁整齐排列的行道树,还是公园里自由生长的参天大树,它们都以自己的方式,为城市带来清新的空气和宁静的氛围。那些普普通通的树,或许并不起眼,更不是名贵的树种,就像许许多多普通人一样,默默地扎根在城市的每个角落,用它们的繁茂枝叶为城市增添风采,更用微笑的表情温暖着城市里许多失意和孤独的心灵。

那年,我初来县城打工,在单位报到后,得自己先去租房子。可面对陌生的县城,我不知道哪里有房子出租,只能漫无目的地四处寻找。在整个县城找了一个下午,都没找到要出租的房子。也许是走累了,我在路边的花园坐下,心想:先在这儿坐坐,再去找房子。正好花园边上有棵树,那棵树看起来很大很古老,繁茂的枝叶像为我撑起一把大伞。我背靠着那棵树,坐着坐着就睡着了。醒来后已是深夜,在县城里我也没有去处,只能靠着那棵树坐了一晚。

第二天早上,一位来这里晨练的老人叫醒了我,他看出我是从乡下来的,问道:“你出什么事了,怎么在这儿坐一晚?”我说:“我是来县城打工的,没租到房子才在这儿坐了一晚。”他笑了笑说:“正好,我家楼下有一个单间小屋,是我平时用来堆放杂物的,我回去收拾一下还可以住,你就来我那儿租吧。”我一听很高兴,问道:“那每月房租多少钱呢?”他回:“随便你给点就是了,我空着也是空着,也算支持一下你。”随后我跟着老人去了他家,他还帮着我收拾那间小屋。在那间小屋里,我一住就是好几年。

从此,我对县城里的树似乎有了感情,不管每天上下班,或是散步,看着县城里的树也特别亲切。当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,轻轻拂过树梢,人们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。树叶在微风中轻轻摇曳,仿佛它们挥手向路人问好。尤其是夏日炎炎,烈日炙烤着大地,树张开繁茂的枝叶,为过往的行人提供一片凉爽的天地。老人们喜欢在树荫下乘凉,下棋聊天,孩子们则在树荫下嬉戏打闹,树便陶醉在人们的欢声笑语声中。

我认识一个叫老田的人,他在县城一个单位当保安几年了,那天因单位搬迁被解聘了,他有些想不通更有些失落,好好的一个工作说没有就没有了。本来他给自己设计了很多美好的前景,转眼间所有的都成了泡影。那晚,他一个人跑去漱溪河边,独自坐在一棵大树下,对着那棵树说个不停:“我从来县城的那天起,就梦想有一份稳定的工作。工作上我认真真地干,再苦再累的活我都不怕,只要能在县城待下来,

我还要在县城买房子,好把乡下的老婆孩子接来县城一起住……”

我不知道老田在河边那棵树下坐了多久,他在县城举目无亲,更没有几个知心的朋友,心中有太多的话想说,却不知道对谁说。这时,他只能把县城里的树当成亲人或朋友,把他这些年在县城打工的经历,把他一个人在外的那种孤独寂寞,还有对未来的梦想和希望,全部说给树听。不管他说什么树似乎都在认真地听,在他说得伤心时,树也好像在为他难过。不知是他把那些憋在心里很久的话说出来了,还是他从树的微笑中得到了安慰,老田没有回乡下老家,而是又在县城一家露天茶馆找到了打杂的活儿,虽然收入不高,但他还是在县城待下来了。

机遇是留给有准备的人,老田在那茶馆打了几年工,茶老板要去外地发展,就把茶馆转给了老田经营,老田就成了这个茶馆的老板。茶馆在城郊的河边,河边那几棵大树给茶馆增添了几分雅趣。老田的茶馆里经常坐满了人,生意很好。我每次去他茶馆喝茶,老田总要抽空来陪我坐会。他说:“我现在终于在县城待下来了,也在县城里买了房子,我把妻子儿子也接来县城了。妻子白天在这里帮我打理茶馆,儿子在县城一所中学读书,我们家现在县城的日子还算过得不错了……”

前不久,我把独自住在乡下的父亲接来县城里,因为父亲年近八旬,精神有时有些恍惚。那天,我们上班去了,独自一人在家的父亲走了出去,吃午饭时还没回来,我们便四处找他,最后才在广场的一棵树下找到。他正坐在那棵树下,还亲切地说着话。我问他:“爸,你在和谁说话呢?”他说:“我和村里的几个老哥们聊天呢。”父亲指着那几棵树说:“你看,那是村里的李幺爷,那是村里马大哥,那是村里的刘二叔……”我听后有些吃惊:“爸,那哪是他们,那些是树呢。再说,李幺爷、刘二叔,不是去世好几年了吗?”父亲用手摸着树干说:“那是他们,他们就在那儿。不信,你摸摸,他们身上还有温度。”我听后似乎明白了什么,含着眼泪说:“对,那就是他们。爸,我陪着你,你就和他们多聊会吧。”

此时正是午后,我看广的那些树下,坐着提菜篮子的,手持扫帚的,还有提着灰桶的,他们都是从乡下进城卖菜的、清洁工、装修工……他们累了、困了,靠着那一棵棵树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,下午还得接着干活。也许树的温暖,如同家的温暖,让他们在这陌生的城市中,找到了一种精神的依靠,一种心灵的归属……

(本文作者为重庆市作协会员,任职于重庆大足区文化旅游委)